



梅村集卷第二十八

記一

聖恩寺藏經閣記

吾吳天壽聖恩禪寺繇山門拾級而登仰見傑閣聳於虛空剖石大和尚所構以奉一大部藏者也其地踞鄧尉之半層巖拔起支隴蜿蜒雕楹文礎插入崖腹前瞰具區渟泓萬狀遠則洞庭兩峰近則法華漁洋諸勝若拱而揖或環而抱其下則秀樾干雲修篁漏日法花忍草茁長續紛怖鴿馴禽

梅村集二十八記

飛翔匝繞信梵率之鉅觀般若之勝境矣先是萬峰蔚公當皇覺現身之初受聖恩開山之寄弟子智璿等傳衣主席琅函貝葉結集流通尊奉之地卽今毘盧遮那閣是已歲月旣往龍象中衰千箱秘帙化作飛塵萬衆名區鞠爲灌莽於是三峰老人杖錫飛來剪剔葳荒經營宏敞庶事草創未盡云爲剖公親承記蒞進補其處時節因緣縑素瞻仰信施填委無廢不興梵夾竺墳缺焉未備會有峩眉道者裝成南藏道梗西川因其方便之功



10246

申我殷勤之請遂移法寶作鎮山門方當牛首颺
迴瓦宮霧塞未踰旬朔便接烽烟獨此經早昇精
藍不罹劫火咸以爲脩多羅藏有天龍神鬼百萬
護持和尚福德感孚不脛而至四衆頂禮罔不欣
欣顧其時閣猶未之建也蓋毘盧閣雖經脩葺業
以供養諸佛結制生徒將謀改卜高原另圖嚴奉
吾母朱太夫人專心在道入山禮足躬覩勝因發
願弘施聞者塗集監院濟上等廻相材運甃練口
鳩工經始於癸巳之仲冬告竣於甲午之季臘列

梅村集三八

二記

楹三間廣筵九丈深如其廣之數崇殺其深之一
翼翼巖巖若化若湧就中濔釋迦藥師彌陀三像
慈容睟盎纓絡交加其旁則方龕長龕東西森向
瓊籤玉軸充仞琳琅經律論藏部分櫛比共有五
千四百餘卷和尚以丁酉之夏六十初度諸山老
宿爲禮華嚴尊者五十三衆皆安單於閣下規
重矩疊衣被肅然清淨道場得未曾有和尚曰是
閣之成所以揚祖風示學者不可以無記迺屬偉
業爲之偉業合掌而白師言我佛如來演說三乘

十二分教利益衆生達摩以拈花微笑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蓋慮世人教相紛拏欲以掃除支蔓非謂鹿野苑拔提河金口所宣一切空之也古德相承共弘斯義後來門庭太甚諍論滋多或執教以議禪或竊禪而掃教識者憂焉今和尚從拈錘豎拂之中搜揚真典孳孳不倦於以撈籠今古震歷諸方豈不盛哉且成壞相仍世相如是以萬峰之只聖皇授記說法名山猶不免講席榛蕪勞後人之脩復然則貞珉之有鑿也其可已乎是經也出於干戈俶擾之際僅而獲存百世而下知其孔艱是續是述俾勿隕墜皆記事之辭所不得而略焉者也爲之頌曰

梅村集二十八記
三

世尊天人師普說無上道傳譯至震旦是名脩多羅毘尼阿毘曇不可得思議鄧尉古道場衆山盡環遶有一善知識親遇金輪王手持玉庫經開演一大藏百年化宮壞乘願廻再來吼若獅子威直標正法眼臨濟大宗旨文字本不留方便利衆生何所不融攝但能去纏縛不落義解門卽此文句

身足證圓滿智如來廣長舌八萬四千言於一卷
卷中各滴醍醐味於一字字內各貯摩尼珠護法
天龍神呵衛在左右以此刀兵難末劫不得侵將
我貝多羅移入清淨界寶閣蠱天起廣望千由旬
洞庭七十峰卽爲耆闍崛震澤五百里卽爲阿耨
池無量妙高臺變現彈指頂當知向上着不礙於
有爲覩像生敬心藉彼莊嚴力諸佛所說法億萬
恒河沙究竟歸虛空本來無一字見道不見山何
處復有閣見心不見佛何處復有經乃至法界中

梅村集二十八

四

草木禽鳥等飛鳴與開落若以慧眼觀無非是經
者經如紅日輪旋繞須彌山照一四天下經如香
水海舟航到彼岸湧出青蓮花頭目與腦髓有人
乞施捨無佈亦無愛此經當護持能續慧命故珊
瑚與瑪瑙高過蘇迷巔瓦礫了不異此經當寶惜
能種福田故用此告來者常生難遇想薰心與注
耳歷劫乃不磨我今作此辭毫端見如來刻之靈
鷲峰永永示無極

瑞光禪寺碑陰記

并頌

瑞光禪寺碑者吾吳宮尹姚文毅公爲竺璠上人
所刻辭也文毅偕相國文文肅公大弘佛事而寺
塔放光震耀遠邇於是供塔然燈而太湖漁人視
塔影落處晨且暮綸投輒罔獲夫世人止以放生
作佛事故有縱簡子之鵲捨孔愉之龜以求福田
利益而豈知佛光所及皆有天龍鬼神保護衆生
以相利濟夫以一塔之功若此况我佛於忉利天
宮建無量法幢之寶光明遍滿恒河沙世界其於

梅村集二十八

記五

刀兵水火諸劫慈憫救度不知紀極文肅文毅兩
公道濟天下彼豈沾沾焉於太湖漁人爭網罟之
生命哉誠有見於佛法之廣大而憫末運空壞劫
灰將然非是不足以救之也自兩公沒後萬化變
滅塔光旣息象教亦墜素孚上人爲竺公上足住
持負荷興起其事而屬偉業書於文毅碑陰因係
之頌曰

瑞光之興始吳大帝赤烏紀年康僧舍利迭有盛
衰至於元豐有宋禪師圓照本公慧日重開法雲

四照再啓鴻基力弘大道浮圖莊嚴放大光明爲
多寶塔爲王化城大同寺災崑崙山火世尊塵埃
誰救諸苦我明之興馭世金輪勅書賜建親下德
音二百餘年得文相國宮尹姚公同修戒律有竺
上人廣集衆因樓開白玉地布黃金寶印當胷神
珠出掌乃見塔光緇庶共仰非虹非蜺非烟非雲
網纏定水布濩香林二龍蜿蜒石佛示相道樹交
枝戒月對望長者施鐘仙人練火千層普炤然燈
佛所一燈一佛什迦分身大度濕生震澤之濱網

梅村集二十人

記

畧莫獲漁師夜泣老僧難辨人魚得失七十二峰
若恒河沙浮般若鏡開優曇花大道慈悲作清淨
觀如燈取影卽心成岸求魚不得得妙善果投竿
稽首歸於佛土四大海水人魚同游彼網罟刼此
刀兵憂刀兵刼起塔光亦止佛不能救人魚同死
素上人者竺公子孫代佛慈憫聽塔鈴聲歲更一
紀此光當復但崇佛事衆生受福凡此衆生兵燹
百城如魚漏網命懸釜鬻頭目腦髓皆非吾有胡
惜外命積金如斗佛云放生得長壽報况此燈光

陰幽畢炤仰視塔光如見兩公乘願再來在佛光
中善信歸依合掌喜捨視此刻辭以告來者

梅村集二上人

七記

此寺曰井也改也易子改皇山州治在今太倉
編表本定甲子始開州之前立廟其後州治遷而
廟之祀如故也今廟則爲元時朱清所建東漢行
宮 孝學任御 小洋祠知崑山事楊侯甫
以舊廟 迎神行宮改遷之
金二百 順化年廟之正殿
得失七十二
大迫慈悲作請
且不得妙善果投符
如得取
佛王四大海人魚同游彼經書如此
刀兵曼刀兵劫起路光亦止佛不能救人魚同不
素上人若竺公于孫代佛慈憫塔於遊處更一
紀此先當復但崇佛事衆生受福凡此衆生其發
中辨計觀聯合掌喜捨顯地陰福以告來者
劍幽畢炤仰視塔光如見兩公乘願再來在佛光

重修太倉州城隍廟碑記

太倉之爲州也在弘治九年而廟始於二年其未爲州也則爲崑山州城隍祠崑山州之祀城隍始於此乎曰非也改也易乎改崑山州治在今太倉衛基泰定甲子始卽州之前立廟其後州治遷而廟之祀如故也今廟則爲元時朱清所建東獄行宮 孝皇在御詔毀天下淫祠知崑山事楊侯甫以舊廟湫塵痺陋不稱於明神廼卽行宮改焉迄今二百餘年矣歲在甲戌爲崇禎七年廟之正殿

梅村集二十八

記

災民用震動弗寧爰因舊址是荒是度棲主之壇妥像之室斧而不斷壑而不華浸尋乎故觀矣刺史昌平陳公來蒞是邦每有事於神黍稷馨香靈貺昭格而以重霽之下反宇不立中唐之內甃礮未周體薦牲牢升歌象管皆雜沓乎軒楹欄楯之內以更衣則無其署以登降則無其階甚非所以肅恭將事虔奉神明之意也於是闢殿之南楹創爲前軒高其采庸廣其階除而丹青塗墍之華采櫛垣墉之美始煥然其畢備道士金某實董其役

乃進而請偉業曰是不可無記且廟壞以公占復除未有刻文願并勒諸碑偉業再拜稽首爲之記曰竊觀城隍一祀甚有合於古之社祭禮自天子諸侯以下皆得立社今之郡縣卽古之諸侯國社之制其所當立社之祭也山林川澤罔有勿從而城隍不聞焉則又何也傳有之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又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記曰秦城百二斬華以爲城因河以爲津而祀華於華州祀河於臨晉彼豈徒以名山大川能出雲雨而致其

祈報良亦建方立國有設險之助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古者封疆之界山谿之險皆所以域民保境而後世專藉城郭池隍以爲固然則城隍之祠其卽山林川澤之祀而推焉者也明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重定嶽鎮海瀆各依山水本稱而城隍神號改正題本主去肖像焉四年特勅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

神主祭禮於社有配食祝融句龍皆得侑享主祭者其配食之意歟然則以泰厲之壇爲掃地之祭脩明配食而深有當於國社在令典祀城隍最爲近古雖百世不易可也太倉神祠初屬崑山雖馮翊近地不得視和滁二州故不稱王稱侯而博土肖像猶存初制二百年來祈水旱禳疾病靈蹟燁赫具在州乘中邇者江南兵燹破城亡邑無慮數十而太倉獨完且海波不揚餘艘戰艦不得進泊於內地而金鼓之聲不作如有神靈呵護之者此

梅村集二十八

記

所謂有功烈於民者耶抑又聞之春秋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魯之衰也占在雉門陳之災也驗於鶉火社稷壇壝所以立國而玄冥回祿爲之除舊布新此必神之仁愛斯民懼其罹於兵火而示之警誡也今廟焚而復復十餘年重修陳侯敬其神以及其民風雨以時物無疵癘神罔怨恫生民以和可謂崇德報功垂勝鑿於無窮也已不亦休哉係之以歌曰

出天門兮九衢凌渤海兮姑餘揚霓旌兮曳魚鬚

左驂蒼麟兮右秣神駒聲駟隱兮雲車心攬轡兮
躊躇天地塈贖兮九州爲墟嗟生民兮安居捐魑
魅兮射虎貙豐隆扶輿兮列缺以趨莫此邦兮華
胥田有稻兮水有魚雲龍從兮甘露載濡坎其擊
鼓兮吹笙竽進桂酒兮獻椒糝通權火兮高烟俱
錫蕃釐兮神宴娛

梅村集二十八

記十一

晉田休辭兮水亦魚雲龍從兮甘露載濡坎其擊
鼓兮吹笙竽進桂酒兮獻椒糝通權火兮高烟俱
錫蕃釐兮神宴娛

舊學庵記

予梅村西偏有地數弓蓋廢屋之址予斥而宮之
繚以土垣而築室三楹名之曰舊學庵庵成而圖
史之所藏講論之所集朝夕宴處賓游往來皆於
是乎在客有過予者曰子之名是庵也其爲舊學
之臣歟予應之曰唯唯否否夫古所謂舊學者經
術深厚行清而能高爲天子顧問之臣足以輔道
德長教化如是庶乎其可也若予者嚮以庸虛早
忝朝列曾不以此時有所論建裨益萬分今編蓬

梅村集二十八

記
十二

窮巷之中伏匿窮蹙退與後生小儒掇拾舊聞然
則吾之於學其初肄業及之耶未也而敢以名吾
庵歟客曰子以文章受知於先皇帝輔導太子
起居兩宮爲講臣子而欲辭誰其可者予曰若所
言者仕也吾所言者學也如以仕而已當先皇
帝方鄉經學開文華召一二通博正直之儒虛已
禮下之甚而執政大臣勿善也中之以事輒罷去
其在位者率篤癯疲曳使數人扶持痾僕入省門
居庭中惛惛不辨上或問掌故則左右選視涕

唾流沫叩頭不起而顧號爲馴謹備老成俾主上
敬而不惡以儒生爲無用卽當事者稱任使矣斯
可謂之舊學歟非歟予因是發憤謝病將閉戶不
出讀書十年不幸國家變亂顛沛詘辱欲如向日
之老充位備官不可得矣敢以放廢遺佚虛竊此
名於田野間哉雖然吾聞之君子之爲學也於國
家禮樂所繇生刑政所自出苟涉其條流而探其
損益雖窮巖之賤吾得而論著之况其所躬遇者
乎雖百世之遠吾得而紬繹之况其所親見者乎

梅村集二十八

記
十三

今以予之坎廩侘傺休息乎此庵也每發書陳篋
伏而讀之其於朝廟典章之盛未嘗不思周旋進
反疇昔肅恭而將事也其於君臣誠勵之語未嘗
不思諮訊出納疇昔艱難而訓告也若夫盛衰興
廢天道人事之間則又輟卷廢書太息而流涕凡
吾之惓惓於此者非苟彊記博誦爲當世取悅云
爾庶幾發揚先朝之盛德用少裨具官之所不稱
如是雖以謂之舊學可也且吾之於學雖不自暇
逸而疾病憂患恐其弗底於成將使後之子弟讀

吾書者仰觀堂構夫孰非國家之恩澤以有此廬
哉故書其事以貽後之人俾令知吾志焉戊子八
月吳偉業記

梅村集二十八

記十四

吳偉業記

吾書其事以貽後之人俾令知吾志焉戊子八
月吳偉業記

歸村躬耕記

吾友王烟客太常治西田於歸涇之上歸涇者去城西十有二里或曰先有歸姓者居焉或曰以其沿吳塘而北可歸也故名之烟客自號歸村老農築農慶堂以居而以告其友人曰吾年六十蓋已老矣將躬耕乎此聞者疑之曰古之爲耕者以其有耕者之樂也土膏陸海畝乃一鍾芍陂白渠灌及萬頃故有築堤作塘開田引瀆役使數千家此美田上腴者之樂也若夫陸渾山中褒斜谷口平

梅村集二十八

記十五

疇廣野反出於孤峰疊嶂之顛屏棄世事隔絕人代架絕澗以立屋焚深林而糞田此高山窮谷者之樂也今吾州僻陋海濱陂渠湮廢烏鹵沈斥沮洳汚萊歲頻不登賦以日急居此土者亦何樂乎有耕烟客自奉常謝政幅巾里門有城中賜第以安起居有近郊別墅以娛杖屨圖書足以供朝夕之翫賓客足以接談笑之歡又何必去城市舍園圃謝朋舊以樂此躬耕爲也烟客曰不然此田是先朝祿賜之所遺也是先相國文肅所以貽子孫

也往者 神廟之世海內又安生民不見兵火江
以南大臣之致政家居者美田宅盛邸舍厚自奉
養而吾祖惟得海濱寢丘之地以供饘粥蕭閒杜
門不知家人生計性愛田野嗜花藥閒種竹之圃
於東郊築藝菊之亭於北郭而猶患過客之跡我
也晚歲壘書存問郡邑大夫執板而賀謁者車填
馬咽而吾祖命小舟攜短策逍遙於南陌東阡遇
者不知爲三公也卽今三十餘年而韋相之莊籬
落猶存陸生之田桑麻如故舊老遺民尚有過而

梅村集二八

記
十六

嘆息者吾爲人子孫忍使弗而不治乎且吾受前
人餘澤奉車省闈陪祀陵園以及親郊視學大闕
藉田無不具簪笏以從已而持節銜命渡錢塘入
豫章涉沅湘踰閩嶠足跡幾半天下世故流離衰
遲頽暮猶得守先疇之畝畝以送餘齒退而與田
夫野叟談昇平之遺事叙平生之舊游不亦幸歟
雖其土之瘠而賦之繁吾猶將樂而安之若夫歌
舞陸博通飲食侈游觀下至逐什一之利競錐刀
之末者吾之所不能爲也梅村吳偉業聞之曰不

忘先朝忠也追述祖德禮也保素節而出流俗義也其爲躬耕也大且備矣是不可以不記

梅村集二十八記十七

梅村集卷二十八終

梅村集卷第二十九

記二

講德書院記

國家受天顯命不冒九有重惟江南經賦輿區保釐得人實資材傑爰疇咨卿士妙選盈廷之俊而我蒲州韓公特膺簡畀以來敷惠澤於茲土其職任甚鉅先是江南遺額未登令下鈎考而中吳初議駐兵

天子之命公若曰方事之殷所亟兵賦良出於不

梅村集二十九

一記

獲已閔念吾民疲瘵其悉乃心懷柔輯和俾克全濟公拜命蕙飭惟謹越視事再朞有 詔蠲十五年以前舊賦又三閱月撤姑蘇駐防之兵還京師公奉揚德意送往勞來細大畢協吳民歡忻鳧藻拜首和門者日累萬人公推讓不居曰此 朝廷如天之賜撫臣何力之有父老懷不克展退而謀於諸生某等曰其何以報公哉惟卽湖山綰轂之區創爲講院歲時嘉會來游來觀黃髮鯢齒循階及序相與論說尊君事上之禮庶無負公之教育

亦公所以仰答 朝廷之盛心也偉業忝荷帡幪
樂聞斯舉爰從諸父老後拱揖而言曰吾吳通都
望國被海帶湖田有肥瘠淳鹵民有愿巧柔囂議
曹書佐人競錐刀隧正閭師工爲螟螣豆區釜鍾
收不中算更繇賦調輸或溢程文簿牛毛奇羨銖
兩先負未集來連總至下雖累入吏固弗除非甚
簡括曷由不誠於理軍府之立也無崇山廣澤雉
兔麋鹿之區以供射獵無林麓洲渚灌樹荏菹之
產以給薪樵無魚鹽鐵冶絲績梓漆之利以澹軍

梅村集三九

二記

實地湫而隘人稠以厖主客狎處愚黠異數一以
爲網置一以爲窟宅民是用重困吾公有憂之其
始至也勸力田務東作數疆潦置町防申版圖息
姦詭贍鰥寡戢豪右乃進其耆老而告焉曰迺爾
蠲曰役爾均曰訟爾平曰荒爾恤

天子命我弛征已責爾其量入修賦毋缺於租挈
以負 詔條

天子命我赦過肆眚爾其力農惇行毋隳於鬪誅
以麗撻罰黃綬以下勲斂矯虔我其爲爾案劾之

椽史之屬貪恠放橫我其爲爾殄殲之旣而曰設
兵所以衛民也儲待委積必豫必充脯資餼牽告
豐告備夫乃可以肅軍制則又曰保民所以養兵
也候奄致訓芻蕘不淫嗇夫設柝鼓柝時警夫乃
可以帖民生於斯時也公之威德流聞逃邇鯨鯢
收迹光於有截 廷議戢矢橐弓帥歸朝請士還
卒伍惟是三軍啓行扉屨糒糧繫公是賴公乃收
合餘鯉傳飭津吏庶人一葦勿得苛留浹辰之間
峩艚雲集赤泥連檣假諸鄰境黃頭鼓柁崔以官

梅村集二九

記三

錢無不銜尾叩舷樣於水涘供張如法辦嚴有期
大會射堂勞饗加禮已而便時出舍飲餞都亭介
駟千羣革車百乘門不擊互路絕蹄呼屬城厨傳
載燧先驅隸人牧圉陳芻置頓縹緗維之烝徒引
笮爲粥於路役夫其休民於是乎爰居爰處爰笑
爰語旣安旣樂或罟或歌始吳之人抱布買絲見
奪於市畜雞種黍被掠於鄙一童鞭驅斑白負擔
扶而大詢呼聲替替與屠爭言飲羊無直椎破盧
罍酒流溝中始吳之人投鉅怨家告謂惡子搔爪

漚麻戟手致死負耗帶鈴突入搜牢斧斬門關粹
頭以去始吳之人倅馬就草騰入良苗敦丘甌山
其顛濯濯櫟社弗享鳥亡其巢提旄挈倪負墻而
號今也門唐个寢由公而復糞除宗祧塗墜垣屋
父兄閭黨由公而親肥牡旨酒進醪西鄰田疇禾
黍公爲膏雨斥彼蝗蝻穀我士女關梁塗術公爲
安車踰度險阻卽此康衢民如棄嬰亡子匍匐失
路公也父母提攜乳哺民如痾瘦疔痲搔把塵垢
公也兪跗洗沐營救膻膻其原酌酌其隰山靄而
青水環而碧陂塘烟火庶物蕃殖我行於野以嬉
以敖魚泳禽飛卉夭木喬誰將風謠被之管簫誰
剪蓬蒿望其羽旄乃取厲鍛乃勤畚揭乃陶甕甕
乃施樸斲巧人改塗工師度木三筵六尋講堂夏
屋絃頌之館羽籥之房歌詩習禮矜佩鏘鏘檠辟
雅儀讀法亮章忠順事長式訓無忘春秋都試嚴
鼓在室熊旗豹侯張帷置帑負弩抱簡持幢夾戟
從公至止孔武有力厥初相國命世作輔故吏諸
生熟於掌故謂公其來賴天之祐國計民瘼討求

有素公今政成著於旂常允文允武令聞令望
帝鑒其忠修我紀綱賜金進秩殿此大邦岳牧屏
虞維舜之哲周宗燕喜吉甫陳方公在南國克釐
庶績告於有衆小心翼翼再拜稽首歸
上之德偉業以爲是舉也道合於忠孝和於人民
宜伐貞珉刻茲令猷垂示來禩俾勿壞故不可以
無記

梅村集二十九記

五

帝鑒其忠修我紀綱賜金進秩殿此大邦岳牧屏
虞維舜之哲周宗燕喜吉甫陳方公在南國克釐
庶績告於有衆小心翼翼再拜稽首歸
上之德偉業以爲是舉也道合於忠孝和於人民
宜伐貞珉刻茲令猷垂示來禩俾勿壞故不可以
無記

贈監察御史漢陽顧公開明祠堂記

山東道御史漢陽顧公如華字西嘯以國恩贈

其父開明先生諱應曆如其官漢陽之人相與追表其懿行而俎豆之學宮矣又明年西嘯奉使吳中將歸而立廟於家脩其敬宗收族之禮而麗牲之石不可無辭爰以命之偉業曰吾先世故吳徙也練塘之丘隴訪求之不可復識豈無懿德繇當時鮮大書深刻以著之故世遠而莫之能考也今漢陽之顧占名數於汭川已近百年吾子孫賴先

梅村集二十九

六

人之名德以膺休命苟不表其所自饒諸樂石俾歲時烝嘗有所觀感其何以告司祏而示來禩俾勿斁偉業受其請而書之曰古者自諸侯以降卿大夫以及於士皆有田以供祀享牲牢籩豆歌鍾羽舞事爲之節文而定其度數其無廟者不過庶人祭於其寢而已自井賦采地之制不行雖貴爲公卿不立廟以祀其祖父者固已多矣夫顧公亦猶行古之道也禮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始祖之廟而三始祖謂别子之始受爵者此在三世之後

其子孫追而本之者也今顧氏以御史始貴而公
首追封然則始受爵未有踰乎公者也可得云先
禰後祖而必遠求之高圍亞圍也哉禮曰支子不
祭法當爲宗子立廟大夫供其牲物以從俾宗子
主其事祝嘏之詞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嘗事
此禮之嘗也開明先生有三子伯如芝仲如蘭而
西嚯其季也西嚯爲余言先生下帷講授則長君
爲之都講率諸弟以孝友有鄒魯之遺風自仲氏
先亡流離世故渴而葬先生於祖墓仰見烽火燭

梅村集二十九

記
七

天嘗懼祖宗之禋祀遂墜於地比家門通顯爲其
先人立廟而伯兄已不及待矣每春秋時享執籩
釋爵嗚咽而將事此仁人孝子之用心所謂禮之
變而得其正者也又何疑焉先生於經史皆有論
著其最嗜者蒙莊之學夫庚桑楚之居畏壘山也
其人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庚桑楚聞而不釋
然曰吾聞至人居環堵之室而百姓不知所往今
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耶然則先生將糠粃塵垢乎當世之

事又安在乎廟食之尊而必爲文以著之也余竊聞先生內行脩飭事兩尊人及其伯兄備極孝敬設義田以敦族死喪必收饑荒必恤又推其恩以及里黨漢陽之人至今稱之彼其讀書行道厚自期待以有用於斯世既屢困鎖院感憤抑塞蒙莊之學殆有托而逃焉者爾夫士之蘊德抱義者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然則西嘯處喪亂之後修箕裘而隆孝享其裨益於風教當何如耶余辱西嘯之知追考公行事爲悉敢備著之於石而繫之以

頌曰

梅村集二九

八記

惟顧之先出自吳系分族顯來赤烏練水靈異肇厥初中更播越譜牒亡百餘歲徙汧川居蜀江蜿蜒連湘巫奕世載德生醇儒執經屢滿羅生徒誕厥賢胤稱大夫繡衣驄馬聲赫都攬轡蠶叢及魚鳧嶽嶽光氣騰諫書按行兩浙民後蘇溯源顧本嘗踟躕箕裘慶澤追良謨立廟割牲薦清醑我將我享盥濯孚子孫宗老咸來俱授鬯莫竿冀冀趨裳衣弁舄陟儼如鑱之金石庶不渝

湖州峴山九賢祠碑記

并頌

記曰凡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國故者若唐虞之有伯夷后夔周之有周公有則自奠之無則合於鄰國此郡國得祀其先賢所自始也月令以孟春禱祀山川及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漢元始四年舉此禮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然則二千石之重凡有功德於民者可無祀哉湖州地稱西吳自周歷漢爲侯國孫吳寶鼎中立爲吳興郡郡置廢不一其改名湖州則隋仁壽二年始也

梅村集二十九

記九

當南渡六朝士大夫之過江者樂其山川吳興遂爲大府王逸少羲之謝文靖安皆起家郡守逸少遷會稽內史文靖至宰相柳文暢暉仕蕭梁加秘書監右衛將軍再爲吳興守終於其官唐大曆十一年詔以顏真卿爲刺史遷刑部尚書封魯國公以忠死杜樊川牧連爲黃池睦三州刺史其授湖州在會昌中以司勳員外郎乞外補也宋孫莘老覺從諫院出知廣德軍熙寧四年十一月改湖州終御史中丞蘇子瞻賦以翰林學士請外初判杭

州改密又改徐元豐二年四月再移湖州到官未
三月罷王龜齡十朋紹興廷對第一乾道中以侍
御史改吏侍郎力辭請外任湖州先後凡歷四郡
明陳筠塘幼學以萬曆三十二年守湖州已去復
留居六載遷副史以去此九賢之載在典冊次第
可攷者也峴山之有祠始於三賢三賢者有顏氏
蘇氏王氏而他弗及峴山在襄陽羊叔子所遺愛
今歸然於碧浪浮玉之間者此名顯山攷諸掌故
避唐廟諱而改湖人之思太守者不啻叔子廼卽

梅村集二十九記

其地置祠樹之碑以彷彿襄人之意祠歲久敝撓
居人支釜甑炊焉則以名賢之俎豆辱於屠沽庖
滷者有之矣本朝康熙中廣陵吳公諱綺字園
次由工部郎守此郡見而嘆曰祀以揭虔可若是
其瀆耶亟命屬徒鳩工重作其事攷湖守之多賢
闕而未備乃下教詢咨得王逸少而下賢守有六
合前匱之藏圭定爲九賢而書其官舍太守無位
尊而有德斯土者乎曰此祠爲賢守而作不得躋
於其列禮也於是士庶歡忻戒期薦力築墉樹宇

改簷易楨丹塗白盛有翼有嚴未浹旬而祠成妥
神之房合食之几罔不蠲潔都人士秋月之望來
游來觀進而言曰我公剗暴去慝遠績前人而庇
吾民今又搜揚廢墜克有此舉吾儕小人何可不
昭所報相與謀作宮而肖公像焉旣兩祠儷美走
望交集而峴山於是乎益勝越明年三月偉業於
太守宗親爲睦用兄弟來繼舊好宴於茲山爲賦
甘棠園次再拜辭曰某不堪也誠得畀之一言願
焜耀昔賢之令德以無忘景行某也實與有寵綏
余乃不揣固陋泚筆作頌爰紀湖人千百年之命
祀其辭曰

梅村集二十九

記十一

右軍清鯁推遷仕進深源北伐憂時彊諍東土賑
荒爲民請命省賦輕租名高計聽龍矯鴻驚八法
之聖垂之千年傾心萬乘進忤懷祖退諧支遁棲
遲名山服食養性謝傳沉敏雅量高風放情丘
壑驟致三公顧命受遺輯穆元功宣武窺鼎苻秦
連烽功濟蒼生鎮物雍容經遠無競善讓克終此
邦去思西州是同播之絲竹東山故封柳氏將

家妙解談義文暢好學多才多藝新詩斐然馬射
無對尺牘素工圍碁尤最焦桐雅奏白蘋高會感
懷父曲清商別製茗水洋洋彈琴而治載其清靜
終古弗替 魯公正直書法堅凝浯溪劄石忠孝
收京弟兄死國家廟丹青射堂有碣杼山有亭志
和鈞罷鴻漸詩成清風百世緬懷典刑白首抗節
握爪如生神仙秀髯重過山城 牧之少年才大
卓犖記室風流司勳落拓戰論罪言澤潞魏博措
置失宜姑息勢弱苟用吾謀足掃河朔晚乞江湖

梅村集二十九

記
十二

登高有作水嬉舊游政成民樂少陵稷契繼彼家
學 莘老素執左官再召廷諍故人守正不撓爲
郡作堤以扞水潦振廩勸分生民是造政劇才高
賓朋燕笑收拾殘碑築亭墨妙故相山中迴車慰
勞向爭國事此全友道 子瞻曠代致主時遭制
策相才兄弟揮毫齟齬執政新法青苗河決禦災
湖堤便漕草詔逐奸魍魎安逃簿書魚鳥謫仙道
遙道塲禪學碧浪詩豪嶺海崎嶇衰白歸朝 龜
齡對策晁董天人廷擊殿帥面折宰衡奏起老成

決策用兵荷離師潰尊嗜繁興正色抗言拂衣固
爭移守三州禮士愛民溫詔下召老猶加恩給扶
減拜舊學之臣嗟我陳公在明中葉三版不沒
胥爲魚鱉築防決渠駕以虹霓畝乃一鍾民不病
涉豺虎是擒稂莠必拔夜無吠厖枹鼓不發五紀
於茲謳吟稚耄祀之太嘗配食往哲我禾旣耔
我蠶旣絲率彼父老獻韭薦黍濟濟先正顧饗在
茲邦人君子是式是思石相爲社季子置祠東吳
舊史作爲此詩擊鼓吹笙歌以奏之比德告虔庶

梅村集二十九

記十三

無愧辭

修孫山人墓記

太白山人何以名曰太白秦之望山人秦人嘗隱
焉故名也或曰山人不知何許人自謂孫姓名一
元字太初莫能得其邑壘或曰太初安化王之苗
裔則又并其姓名而疑之昔者東漢之季宦豎擅
朝扶風梁鴻伯鸞挈其妻子出關適吳會爲人賃
春自給其卒也葬於吳妻子歸扶風閱千百年太
初再以秦人入吳先後用隱遯終不歸葬然太初
之出關踪跡遍衡湘泰岱間旣而買田吳興棲遲

梅村集二十九

記十四

不去爲人渥顏飄鬚攜鐵笛鶴瓢以自隨費相國
一見之南屏山寺爲歛容嘆服其詩與李獻吉何
仲默鄭善夫齊名何李未相見而特厚善夫晚迺
與高士長興吳君琬紹興守安仁劉公麟按察使
建業龍公寬御史吳興陸公崑爲茗溪五隱劉公
後官司空實誌君墓此豈鴻之變姓名雜傭保所
知僅一臯伯通耶鴻以五噫之歌見猜時主故深
自晦匿太初顧得隱居放言無所忌迺東漢逸民
傳至今讀之猶識伯鸞爲扶風人而太初莫能詳

其所自出彼其蟬蛻變化自全塵瑩之表者詎偶
然已乎太初善飲好談論切名實醉則引人說時
事搯腕慷慨友人方豪稱之曰太初非隱者知兵
曉吏事使之用於世不減王景略其推之不無太
過夫謂太初有用世才則可謂太初非一意於隱
此不足以知太初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古之肥遯者先亂形之未成引領絕跡得以行
其所志不幸濡忍一底於淪胥求爲逢萌梅福難
已在明之中葉 武宗戲渝馳驅舉天下事委之

梅村集二十九

記十五

嬖倖近習之手而宗藩草澤之禍大作賴 孝皇
餘烈未泯國以不亡其大勢去東漢之季蓋無幾
矣劉公龍公輩引身以退太初一布衣棄家狂走
其中豈復有所戀哉後百餘年雲間白石山人者
復出當海內無事積薪厝火中外宴安山人得於
其間交王公營聲譽自比於陶弘景戴安道爲通
隱未幾椽人再竊柄黨禍兵禍紛糾於不可解山
人僅而獲沒不數年天下大亂賢人君子雖欲遠
引高蹈龍不能潛鱗鳳不能戢翼每罹於矰繳網

羅之患惟有讀太初之書上下其盛衰而有感於前賢之不可及爲唏噓太息已耳太初絕婚宦自稱有羽化術晚娶於湖之張氏無子年三十七以沒病革屬劉公以誌銘而曰葬我必於道塲山之麓會鄭善夫來唁偕若溪四隱者封哭而去今改卜窆於歸雲菴東則又學使者汪公相此土足安山人體魄且去舊冢不數武以無忘未命故與劉公謀而遷焉歸雲太初所掛瓢處善夫以是名其堂而墓屋墜圯不存此若堂若斧者跛羊已牧於

梅村集二十九

記
十六

其上矣康熙紀元之七載太守吳公諱綺字園次政事之暇憇於茲山慨然曰吾忝司牧而前賢之丘隴蕪穢不治其謂之何乃命撥時度址而庀工焉余於太守兄弟也以春日來省視而山人之太白亭適潰於成爰戒期出郊酌酒於其墓墓遶長松數千株有殘碑三尺沒草中字剝蝕不可讀余與園次手捫摸得其中一二事叙致頗甚奇大初嘗大醉取幅巾掛樹抽碧玉導刻松身作嚴光徐穉陶潛數字已而就其根熟睡抵昏黃乃起夫山

中諸松其合圍者率數百年太初之刻字其存與不存不可知若墓門之樹幸未剪伐太初魂魄必游於此無疑也嗚呼太初死人皆以爲仙去江山周光祿曰太初固不死試與公等發其冢必空棺吳興同隱者則以太初學道未必得冲舉其人與文自不凡今歸雲僧猶藏劉陸諸君手跡皆追惟平生宿草猶哭之語二者言不同其愛太初一也嗟乎以是可以觀太初矣園次曰是亭也都人士之出游者將以爲休憩之所子其爲我紀太初并

梅村集三九記十七

識此山之勝吾將鑿諸石余曰太初不名一德自同時之友且不能定其出處而余又烏乎言雖然以太初之爲人又得諸君子代之謀永久乃沒未二百年非遇賢刺史如吳公者爲之謀修復則此荒基榛梗野鼠衝人而走者幾不辨其處然則作爲文字用詔來者俾此亭長守而勿替庸可已乎吳公以詩文重天下其出守是邦修前人之名跡而光大之無廢弗舉務大利益乎斯民是亭之作過之者將有脫屣富貴擺落塵坌之想於以弘長

風流訓世勵俗不爲無助何可以不書吳公由工
部郎爲吳興守江南之揚州人共事者有郡丞大
興于公琨通守靜樂姚公時亮是日同游者御史
欽縣方漣吳公雯清司理長洲旣庭宋君實穎孝
廉江寧仲調白君夢龍崑山原一徐君乾學貴陽
辰六越君闔而余則太倉吳偉業梅村也戊申三
月廿六日記

梅村集二十九記

十八

日廿六日晴
氣六妙哉聞而余頗太矣
顯正寧州歸自蘇
興于公
梅村也

雲起樓記

無錫吳侯爲治之三年政成化浹始用事於惠泉之山亭導壅去堙城平甃潔因舊亭之制而易檐改塗焉未也斗折而上築樓三楹崇階廣阿有巖有翼旣成侯親題其顏曰雲起而張具以落之其明年余以宗人來謁偕都人士之萃止者登焉客有論於余曰子可得其說乎是樓也爲惠泉而作也易曰井冽寒泉食詩曰鬻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匪自今矣夫泉者始而沈觴繼而澎湃其

梅村集二十九

記十九

蓄也有本其行也有漸類夫幽人君子憂愁抑塞蟬蛻乎泥滓之中或乍伏乍鳴或一見一否潏潏然漚漚然鬱撓激冽而不能以遽出豈獨其性然哉此亦水之勢也若夫應龍蚺蟻天際而雲從之網緼乎無垠布濩乎無外其爲觀也大矣傳曰泰山之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斯侯之謂乎而吾何足以窺之余曰是則然矣抑余更有進焉夫天地之道其猶鼓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自其有形者觀之雲有變化起滅焉泉有流行坎止焉

自其無形者觀之洪纖高下混茫乎一氣而已今夫無錫望縣也地大氣浮鍾水豐物而侯以人事節宣其間政教之盛風俗之淳文章賓從之雅凡蒸動而不變者皆雲也滋液而滲漉者皆泉也又烏得而分之乎吾聞諸侯之爲臺榭也大可以容宴豆高可以占嘉祥今以侯之晝考夕省劬勞庶政於不遑乃得高明爽塏之地以遂其優游伴與雖以吾徒之顛顛而暫寄乎此樂其水泉之甘雲物之美若似乎其不忍去而况錫之人乎侯之所以嘉惠斯土者亦足以見矣是可書也侯諱興祚字伯成紹興之山陰人余則梅村居士偉業也康熙七年九月十七日記

梅村集卷第三十

神道碑銘一

福建道御史贈太僕寺卿謚忠毅李公神道

碑銘

天啓六年逆奄用事矯旨逮福建道御史江陰李公於其家下詔獄以死烈皇帝卽位大憝就戮首恤死難諸臣而李公贈通議大夫太僕寺卿封三代如其官予祭葬廕一子入太學又十七年爲弘光改元其子遜之伏闕以易名請廼愈禮

梅村集三十

神道碑銘

官議謚忠毅而公褒忠之典始大備於是遜之謀葬公偕配錢淑人於曹莊里之諭塋而命偉業書其隧道之碑蓋距公之沒二十有餘載矣公之沒也年僅三十有四其同時死者徙者如高邑趙忠毅公無錫高忠憲公皆歷事先朝志存國本幸不卽填溝壑得見少主老臣何惜餘年以

上從神祖光廟在天之靈而下報同事諸人於地下惟公獨以始立之歲有爲之才早負盛名未歷彊仕雖天地否塞竄逐流離天下猶望以黨

禁終開足竟大用而橫爲姦臣賊子所考陷畢命
牢戶暴屍道傍眼鼻蟲出手足穿爛丙寅閏六月
之三日獄中裂裳嚙血訣父手書自言三十餘歲
便作一世人矣嗟乎當終軍賈誼之年而受陳蕃
李固之禍百世而下讀公傳者未有不爲之太息
而流涕也方公入爲御史 哲皇帝冲年御服羣
小欲矯弄威福日導 主上以嬉游燕豫公慨然
憂之其拜入臺第三疏所言數條皆軍國大務而
末以逸遊爲戒固未嘗指斥某事也羣奄已大譁

梅村集三十二

神道碑銘

閣中曰李御史何人教 萬歲燈也不看福唐相
緩之乃解公聞之益發舒於 聖躬違豫則請止
內操執審推仁則請除立枷萬燦之斃杖也則疏
理其寃王永光魏廣微之柄用也則疏糾其惡而
最大者應山楊忠烈公劾逆璫二十四大罪公首
疏繼之竟繇是得禍卒與忠烈先後死初楊奏入
而璫擲地號哭遶牀夜走公以爲此機不可失也
故其疏曰忠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今日被論之
忠賢不去則 皇上尤不安蓋逆璫罪大孽結一

朝發露地嫌怨集勢必自疑進將有參乘之萌退
亦有覆宗之懼盡令羣臣固爭宰輔力持解其事
權私家闕住俾常侍典兵之勢不成則司隸磔屍
之誅可免官府上下無害無猜不亦可乎凡公所
言期濟國事不徒借刑餘沽搏擊已也而羣小喉
璫此左班官合謀刺刃耳於是殺公計決矣曹欽
程之誣劾公也以推薦高忠憲公同餘姚黃公白
安等指爲東林邪黨除名爲民未一歲用織監李
實疏緹騎逮問公入辭父母出見收者飲食言笑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如平時里人巷哭攀車者萬人故吏奔問徒跣以
千里其兄鴻臚公應炁者奔走塗炭親知義舊同
心營免公獨自分必死過德州之日作書誠子訣
絕後事抵京待命錦衣衛東司房銀鐺繫頸從容
索紙筆作季弟曠墓誌銘顧謂鴻臚公曰兄歸事
二親我有亡弟相隨九原耳已而許顯純拷掠楚
毒坐賊酷比同事者已斃杖下惟黃公白安尚存
遇害前三日黃公在別室以拳槌壁叫公字曰仲
達我已先去公應之曰君行我亦至矣其處死生

之際如此公爲人才智通敏議論廉悍處朝廷
大事動中機宜有所條奏援筆立就忠烈忠憲兩
公迺先後堂官也倚公如左右手當楊公避客草
疏獨以其意微問公公力止之曰公顧命大臣若
一擊不中反爲所噬有傷國體某言官也請以身
當之先是公在邸中疏璫十大罪其橐爲兄鴻
臚公所奪至是趨歸繕寫將上聞楊疏已進迺止
其事同官皆知之而高公之掌院事也廉御史崔
呈秀之貪拜命入都堂首指名按劾屬公爲奏崔

梅村集三十一

四 神道碑銘

聞之微服叩頭祈哀公正色叱之此自有公論非
某所得私也然則忠賢之殺公也人知其繼楊公
以擊璫而不知先疏其十六罪羣小之殺公也人
知有曹欽程魏廣微而不知有發縱之崔呈秀也
李氏家本河間之寧津始祖嘉那爲元初行軍大
帥謚桓烈以戰功顯子霑柯漕運萬戶世守鎮江
江陰等處元季有平江路同知死張士誠難諱諫
者則其五世孫也累傳而爲贈太僕卿復菴公諱
果實公祖封太僕卿見復公諱鵬翀實公父公諱

應昇字仲達年二十有三舉丙辰進士第五人其文章有聲於時選得南康府推官決疑獄除苛稅政治第一修紫陽堤復白鹿書院分較江西省闡再聘廣東同考取士號得人所著詩文有招五草別匡草落落齋集若干卷生於萬曆癸巳十一月二十八日死於天啓丙寅閏六月初三日配錢淑人以弘光元年卒得年五十有四子一卽遜之邑廩生補蔭公德州誠子書所謂九歲孤也今能讀父書修輯公遺文作年譜人稱其孝女一字禮部

梅村集三十五

神道碑銘

主事霞舟吳公之子裔之吳公諱鍾巒以宿儒教授里中公之師也臨難受托經紀終始公早貴摧折而霞舟棲遲晚達至崇禎甲戌始繇諸生舉進士嗚呼人世死生得喪之故豈可問哉予雖不獲交公而少讀公之文今識公之子覽其家傳輒爲隕涕迺詮次公生平以少裨國史之所未備爲銘

曰

卷一

梅村集

神道碑銘

我公之生夢日始升有龍無尾迺脫于淵川猱猱
譔談爲守大閘燁燁震電砰擊九門索彼天狼縛

之虎賁短狐而冠上帝弄臣妾盜弓矢射我長庚
我公之死白氣亘天叶月犯執法彗掃羽林黃霧
野塞黑青晝行夔魑吐火迺焚崑崙不周雖折泰
階再平大江入海匡廬出雲赤岸故老白鹿諸生
人思竇武家誦李膺陳屍北寺暴骨西亭三年血
碧萬古汗青伍員祠廟楊震子孫幽宮宰木隆碣
高墳凡百君子視我刻文

梅村集三十

六 神道碑銘

太傅兵部尚書呂忠節公神道碑銘

偉業待罪史館獲交於宿儒大僚仰見我神宗

顯皇帝制科得士貽之子孫以保乂王家迺寇禍

殷流淪胥莫拯後生執筆輒敢擬議老成以吾所

見聞學術醇正忠孝完人若江夏賀公維陽呂公

者斯可謂之無媿也已當思陵之季此二公者

兩河去就三楚安危名藩乃磐石之宗元老實腹

心之舊身搢狂寇家扞巖疆其効節同濂維橫經

湖湘講學心惟致命道在成仁既入水而不濡雖

梅村集三十

神道碑銘
七

結纓而何懼其畢志同余欲訪求其軼事而世人罕有言之者悲周哀郢之作不可得而聞矣今年呂公之子兆琳繇淮右致書以公隧道之碑爲請嗚呼呂公之歿也太嘗大書其官博士詳誅其行雖陳鄭皆災穀雜交鬪而丹青彝鼎猶側出於橫流劫火之中今已二十餘年吾黨徵柱下以遺編訪棖弘之肯血欲以弔北却而備南史不亦傷乎此吾所以撫公家乘嘆窮而繼之以泣也呂氏宋文穆公之後河南之新安人祖諱鄉父諱孔學皆

以公貴贈如其官祖妣牛氏守節而孔學稱仁孝
詔書兩旌其門妣孟淑人夢月入懷生公公諱維
祺字介孺別號豫石萬曆癸丑進士位至南京兵
部尚書居維揚抗節死寇難事聞賜祭葬贈太子
少保再贈太傅謚忠節其所歷官初除山東兗州
推官舉最入吏部更主事者四司爲員外於考功
於文選而驗封遷郎中 熹宗朝以前乞省換補
考功郎逆璫矯旨弗用 思陵更化起家尚寶司
卿改太嘗寺以少卿管四譯館尋陟爲正陞南京

梅村集三十

神道碑銘

戶部侍郎領糧儲趨拜兵部尚書中糾拾以免公
死難在國史其餘服官立政講學著書他事多可
紀而最著者有三曰持大議裕大命立大經 光
廟上賓請見 嗣君於慈慶宮門中貴尊駕幸小
南城抗言 梓宮在殯大寶未登不宜動屬車輕
萬乘正色當階仗出中止再疏調護起居戒近習
不宜干政請選侍移宮按問諸醫侍疾無狀持大
議也南司農旣多逋賦兼北部之所咨借不貲以
出入本折多寡鉤考不及額者百二十萬有奇卽

舉郡邑負課算之以當經費尚虧十有九萬京軍
匱匱索餉憂在根本公廼疏十事二十四弊以聞
於朝其不得已者請以上命填補次與其屬講求
區畫定期會之令以趣辦除導行之費以勸徵有
司累息奸吏斂手又以園府乃國息之本爲之禁
放鑄淆雜而專行法錢權其子母以澹用行之三
年粟積如坻貨流如泉裕大命也馮恭定之於關
西鄒忠介之於江右曹自梁之於晉中同時講學
公則以門推篤行居近先儒卽鄭氏之禮堂寫曾

梅村集二十一

神道碑銘

三

子之家策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三十餘卷表獻
諸朝請以之進經筵端豫教頌諸學宮爲永法芝
生於庭十有八莖如顏本篇目之數建芝泉書院
用彰厥瑞立大經也斯三者皆公經世猷略爲學
本原視夷險爲同歸通死生於一致故能處患難
蹈白刃而無所悔也嗚呼若我公者豈偶然哉公
之爲南司馬辦賊也上完江淮中顧宛雒家國綽
有成算旣免歸寇禍大作新安城庫土惡災螟洊
胥窮民襁負無歸公乃調穀以賑凶飢捐金而就

板築父仁孝公實贊成之曰天下方亂吾父子幸
有餘祿可賙鄉里庸足多吝當事者主撫議見河
汝蕭條請斥空城以綏徠新附公則謂腹心要害
勢難養虎移書力爭事乃中寢土寇王之典桀黠
反覆公不動聲色徵而戮之餘黨莫敢動者戊寅
秋李自成敗於潼關已而復振蹂宜陽躡永寧熊
耳以西屠屯壁以十數雜陽震恐福邸在城中積
金錢綵物累鉅萬謹錄籥牡不問賊援兵之過者
糗糈惡殺之地詢曰王家擁金貲厭梁肉而令吾

梅村集三十

神道碑銘

輩枵腹死寇乎公聞而憂之具以大計動王王弗
省明年正月賊侵逼河南總兵王紹禹堅以其兵
入城公門於北紹禹門於西副將羅岱之兵背西
門而舍詭云逐賊實迎之返而合圍勢張甚守陴
者無人色公疾呼家將絕下鬪殺十數人賊再用
羅軍礮具來攻公鬚眉戟張坐城頭叱左右弓弩
亂發賊多死紹禹之兵視而嘻道上竊竊耳語且
暮以城下賊蕪王府而分之羅軍招與同叛或得
其語告公且勸之去公歎曰我向固憂之今事已

去矣計安出雖然雒陽重地王神祖愛子猶有神靈此城必全萬一蹉跌吾奉身以死之臨難苟免豈儒者事耶越日王紹禹之兵乘夜揮刀殺守者懸布於堞賊乘之上城陷公北向慟哭子弟牽衣請避賊公曰我一死以上答所受內副所學於義得矣去將何之天明賊大至有起於賊中者曰公非賑饑呂尚書耶我能活公可乘間去公弗動其衆擁以下遇福王於道已反接公奮其首顧王曰王綱嘗至重等死耳毋請於賊辱國體賊渠見公於周公廟曰呂尚書曰請兵餉殺我曹今定何如耶公瞋目罵曰吾天子大臣恨無兵以磔汝狗鼠今日之事惟有死耳死不愧天地不愧聖賢復何憾賊粹之地欲屈之公叱曰吾君在北北向再拜又西向拜父母申脰就刃容色自若是日也福王亦遇害嗚呼吾觀雒陽之亡公之死於王室苑枯之際恫乎有餘痛焉神祖在宥日久天府之藏不可以辜授官省舊吏皆云鄭貴妃緣愛子之故斥大半辦治國裝再撥莊田二萬頃鹽引

數千綱收其贏以滋封殖他王莫埒自中原用兵
思陵封椿匱詘推 光廟天顯之愛不忍以憂

叔父掌計老臣如呂公者身在雒陽熟知王宮緡
錢藏鏹小發取其中可充軍興之半號咷叫呼懼
傷親親之恩廼屏人極論開曉禍福王亦但領之
而已捐私橐出家糧譬之捧土堙河萬分何濟老
臣不惜以身率衆冀幸王聞之寤自輸以佐縣官
而緘膝局鐻卒棄之克徒悍卒之手此公聞國言
籍籍拊膺嚙指而歎王之失其會也孝經之三章

梅村集三十

神道碑銘
十一

不云乎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
長守富也保社稷和民人是爲諸侯之孝漢文帝
四子梁最親王竇太后少子居天下膏腴地珠玉
寶器多於京師以史攷之亦可謂之驕且溢矣七
國作難王恐上憂太后日夜泣梁將士力戰吳楚
不敢過而西王之歿也得謚曰孝今夫 神祖之
所以愛王且厚王者樹億萬年維城之助也天下
有惡王屬尊地近能爲宗室倡首蓋當有聞而應
者社稷安則王安兩宮在天之靈罔不安矣斯非

諸侯之孝乎當自成之敗潼關所餘不過數十騎
雒陽之變繇於內潰彼非能肉薄而攻也克東都
據形勝發王中府金以號召饑民一朝響應百萬
華夏因之土崩若使早從公言天下事必不至此
喪亂方多吾謀不用痛宗周之板蕩感大道之銷
沉公於是灑熱血以濺孤城抱殘經而覲 三后
講舍則芝焚可歎故宮則麥秀堪哀天實爲之公
其如天何哉公攷正六書多所論著他文及奏議
無慮數百卷晚年乃著存古十二篇士戒七則其

梅村集二十

神道碑銘
十三

說歸乎敦本訓俗下至看核衣履之微事爲之制
人或疑公宜濶達濟變而規規小節得無非其急
者余則謂數十年來士大夫極滋味盛倡樂以自
奉子弟儉從通佻放橫侵枉小民故螟特蝨賊數
斂姦軌相因而起公此書所以塞亂源而消害氣
謂之掇世可也而豈區區者乎公司李兖州曉文
法識利病折獄多所平反定保甲法蓮妖之變賴
以無恐敷歷銓曹公廉不受私謁釐正選簿年稽
月攷周忠介聯事郎署嘗亟稱之觸堂官忤政府

據故事以面折臺諫侃侃克舉其職修南都二十
六倉五塲清屯糧八十八萬汰冗軍補脫卒募趨
敢之士簡其樓船甲仗自采石至瓜步爲江防蓋
公之爲人內服儒宗外精吏職其言行本之鄒魯
而間出於范蠡之治越管子之治齊精彊廉辦自
許爲有用之學不獨一經專門已也南侍郎陞辭
上目而偉之旣受事得所上章皆精切於職掌
一無骫骳上以此切責前計臣而見公分憂辦
職公亦謂得行其志盡力以自効於上言者乃

梅村集三十

神道碑銘
十四

撫他事中公旣畏惡其能人皆數廢數起公獨一
跌不復退居嵩山之陽者七年以遯世無悶爲學
不欲與世之君子競其短長然自以遭不世之知
顧用毀去每生徒擁卷父老登陣之目其中有不
舍然者故沒身卒以忠顯嗟乎千載而下可以知
公心矣余以詞林後進識賀公公粥粥謹厚未爲
通人所許然不失爲醇儒以理學多所講貫今散
佚弗傳武昌之變楚王委國儲百萬以資賊與維
陽事相類故牽連書之呂公仕宦參錯余未及見

然在南中時遊公豐芑書院諸生多稱之流寇從
澠池初渡淮泗晏然呂大司馬首以鳳陵單外爲
憂勸上宿重兵爲衛人皆服其先見又雒陽未破
苦言以借箸福邸而終不顯其謀賊去之後雒人
士避亂渡江頗有言其事者余籍而記之二十年
矣今呂公之子兆璜知解州而兆琳成進士於故
家遺老訪購公之遺文淮安守吾友張公藍孺實
公之婿手自讐校刻之於淮上余旣受而卒讀江
村寒夜從廢籬敗紙中追理舊聞補公家傳所不

梅村集三十

神道碑銘
十五

載庶於國家存亡大故後人知所攷信非爲公一
人已也公諭塋在新安之某原以郭夫人祔其月
日譜系茲不載載其大者余以公在祀典配瞽宗
作家廟諸生雅吹擊磬登歌進酒是不可以無辭
乃系之以詩曰

巖巖兮孔宮漆經將出兮壞壁笙鏞我公其來兮
章甫以從奕奕兮周廟鴟鴞毀室兮斧斨載道我
公其死兮四國是悼溘埃風兮上征御縑嶺兮王
孫謁我后兮天門執羈勒兮微臣瞻處妃兮在笏

勅贈大中大夫盧公神道碑銘

丙子歲偉業被命偕給諫萊陽宋公九青典校湖
廣鄉試時中原已憂寇盛彌漫豫楚之交流氛四
出羽檄交道謬以一介虔奉簡書揚旄馳驟巖疆
轉徙金革幸得畢使以鉛黃甲乙多士鎖院三試
所弋獲皆爲俊民而蘄州盧大夫紘在選徹棘捧
雉來謁躬躬然君子人也旣而詢知其家世以儒
業發聞尊人呂侯公經行犖犖爲儒林長德余嘉
其學有淵源稱嘆者久之迄今兩闕星終而大夫

梅村集三十

神道碑銘
十七

來爲叅藩董儲俯於茲土一再過存具呂侯公素
履及奉諱始末以視泣而請曰先子生平好古篤
行阨於時數潛德弗耀重以寇禍滔天毒流方嶽
闔門抗節竟殞非命孤每念此日夜悼心今幸蒙
恩

聖朝榮施泉壤告第納書秩登三品於令得樹碣
隧道以紀休昭烈而徵辭摩勒尚竢載筆惟夫子
辱知最深又前職記注若不鄙而賜之光闡孤實
假寵以報所天微直成我而已敢固以請余衰齒

不任脂澤之言何足爲公增重顧念公績學純行
法宜備書其死事一節尤奇且處大夫父子間契
分特厚采錄懿懃傳信惇史固其所也容敢以不
文辭謹掇大夫自狀與虞山錢先生所爲傳而繫
之左方公姓盧氏諱如鼎呂侯其字其先吳人遷
楚之梅川勝國永樂間始占籍于蘄四世而爲南
槐公諱楷卽公之考也用孫貴贈大中大夫妣宋
氏繼李氏皆贈淑人公生而奇穎承傳家學卅歲
屬文有聲南槐公義方其嚴營丙舍於濠上引泉

梅村集三十

神道碑銘
十八

植竹疏窓閒靚以爲公肄業之所延里中少俊讀
書談藝其中公挾冊銜諷鞠矐究明不問家人生
產淵涵淳澆需爲文辭弱冠游博士宮頻受知督
學使者試輒雄其儕伍數踏省門不售中間危得
之而更抑置人皆爲搯擊公一意修學著書以造
進後昆爲已任抗顏家塾說經鏗鏗疑釋難教
施如雨至者虛往實歸充然意得去由是負笈雲
集江黃間推爲大師嘗手箋尚書四子書科別同
異丹粉狼藉成就子若從子多列鴻生峻儒比大

夫以丙子名薦書英譽鵲起公遂撞弦息機不復
事榮進爲人厚重質直不苟訾笑服勤孝弟內行
修勅南槐公治家嚴公應唯伺顏色惟謹少有不
懌或形譙讓彌益蹙起敬執內外喪毀瘠踰禮
分財產能適長兄田廬取湫萊者僮奴取羸拙者
撫兄子如己子同仁均愛有鳴鳩之心辛巳凶札
橫道多殲公倒困賑贍視致醫藥宗黨卒倚以全
閭閻有爭相率就公平決片言折衷愧屈過於要
質其爲時所信嚮如此異時鄉里子弟不悅學公

梅村集三十

神道碑銘
十九

用形家言請於當事增壘江中石磯閣祠梓潼神
其上埤助文風自此雋兩關者蟬聯不絕斬人士
至今頌德焉公之卒也劇寇自廣濟乘夜襲斬公
被執賊中有識者曰彼善士縱諸寇退舍公勒習
里中人分布關隘爲死守計自守南城寇盡銳來
攻公督勵守陴殊死鬪賊垂卻而他樓堞隙從公
後肉薄而入刃及於背公拒不及遂遇害時癸未
春也子姪從孫及諸婦楊氏袁氏同時死者八九
人嗟乎自盜起中原生靈塗地大城名藩相繼陷

沒其間義夫淑媛就煨塵而不稱者何限而堂堂
身都將相擁強兵牧伯正長覆師失守委而去之
色甚安者多矣公進趨退怯眇然儒者又老困帖
俾未登仕版無預封略人民之任而能臨難賈勇
授兵登陴力屈則鉞交胸腹橫屍原野而不惜可
不謂識取舍烈丈夫乎况於雞斯弱質聲不出捆
赴蹈如歸者成羣乎公生萬曆戊寅四月下距癸
未壽六十有六娶淑人羅氏生男子二長卽大夫
縉次縉公卒後三日羅淑人屍於江澣焚而殮之

梅村集三十

神道碑銘
二十

五閱月大夫歸自公車以殉節狀鳴於所司將拜
章請旌未及上會改物而止丙戌冬大夫卜新阡
葬公土門珠樹林己丑第進士由邑令累官藩臬
廉辨肅給善政流聞凡三報最推恩得贈公自文
林郎三命至大中大夫壬寅歲

今上紀元之載奉 命督糧蘇松而俾余書其隧
道之石公可謂有子矣雖不獲光顯其身而洧受
哀榮於後天之報忠義不爲無意也在禮死尅之
士旌之曰兵戰於郎重汪騎死魯人欲勿殤子曰

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如公
精忠大節有光冊書無疑也昔魯共姬待火而殞
者春秋賢之書曰宋災伯姬卒盧氏貞姬競烈玉
碎不污曾何愧焉余不揣固陋採摭遺芳牽聯書
之比於春秋禮傳之義以詔來者狀又稱公邑子
暴卒攝至冥途冥王命屬盧某保任而後釋歸正
直之人鬼神所是哉事涉恍惚故從附見然世所
喜傳者在此則亦莫得而略也銘曰

卓哉盧公儒宗文師幼閑庭訓悅禮惇詩法律繩

梅村集三十

神道碑銘
二十一

已名教夙資嚆噉道真克昌厥詞進思經世有物
隘之退淑諸徒南面臯比敷陳聖謨牛毛繭絲疏
理滯礙如結得騰蹏蹏媚學陶鑄靡遺方領矩步
好仁樂施閭里質成彥方愧知運鍾百六天狼失
維巨寇狂獬帕首朱眉羣飛海水潰隄莫措若火
燎原撲滅詎期祝融郊甸魚爛則悲我公孱者武
奮熊羆部勒壯士率用姑鉦丁寧振鐸環甲登陣
戈衝賊喉日舍欲移環城百礮三板突隳戰鼓不
揚渠門火旗身膏草野剝腹折頤志均馬革義遂

死綏婉婉彼姝頰爾自持清泉虐焰視甘如飴號
無茅經哀動出諱一門忠烈前行後隨似川坤浦
啓佑本支巍科洊陟熙朝羽儀位崇嶽牧絳節金
龜禮備哀榮鸞書紫綵旌幢駮戟邦委來尸停驂
訪舊南史是吝徵文篆刻嶽懿昭垂佳城鬱葱聳
聳豐碑松楸馬鬣傳信在斯于千萬世式瞻慕思

梅村集三十

神道碑銘
二十二

梅村集卷第三十一

神道碑銘二

少保大學士王文通公神道碑銘

順治十六年二月丁卯

上以故大學士王公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卒於其位爲之震悼而贈謚祭葬褒終之典畢備且命書其勳德於墓道之碑曰以昭朕篤念舊輔之意於永永勿忘其長子明德繕疏以謝退而屬偉業爲之辭偉業震恐曰紀事臣職也未有承制而用草莽固陋褻王章而私令甲禮之所不敢出也明德固以請曰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上命卽其家伐石樹表而螭首未有刻文匪惟抑沒先人將以隕越鉅典不共是懼吾子其謂之何偉業旣辭不獲命謹按故光祿大夫左副都御史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文通王公諱永吉字脩之一字鐵山揚州高郵人也其先世徙自毘陵曾大父諱水大父諱煥父諱自學皆以公貴贈少保妣皆贈夫人公生而瓌異長身脩髯具文

武材略由進士起家再爲縣令於大田於仁和一
爲推官於饒州咸著異政從戶部郎備通州兵事
有威名遂推以巡撫山東未一歲改薊門總督其
時流寇已隳突河華滔天阻兵羣孽扇行所在蟻
結燕齊雲朔魚爛土崩公受賑於倉卒之時投袂
在敗亡之日猶能輯寧東夏擁護巖關障遏奔衝
叫呼搢拄旣而有謀不用勢竟莫支變服閒行投
死無二忠著於前史事隔於輿運故不得備書其
初入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二

本朝一見授大理卿守法律持大體以刑不上大
夫請郎吏之謫罰者得以贖論晉工侍郎用疏辭
報罷再起戶侍郎上封事十條於蘆政馬草尤中
肯綮又陳投充五大害謂其上干國法下失人心
慷慨切至報可施行尋擢兵部尚書賑饑真定卽
道上拜都察院左都御史未至 召入爲秘書院
大學士其在兵部也絕請謁以嚴選格飭訓令以
定兵制俛俛克舉其職且念土寇用反律而閭左
剽劫不得與同科卽收考宜下刑曹非所司所當

置獄其有無辜連染者請出之以息冤濫真定爲州縣三十有二凶災延蔓數百餘里公以上賑卹恩甚厚不可委屬城長吏倍道兼馳所過人人慰勞老幼滿於車下興發成於手中得調度之宜有賙救之實又以其間訪官吏良猾風俗利病爲書奏之

上久知公忠勤任事故有以大用公也公居平搤擘江南漕弊京通是其根株非大釐革不足與更始會緣兵部前事從內院出奪一官視通州倉公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初不以左降有所弛易受命立馳至潞河訶輓卒以何不前對曰爲紅船紅船者楊村淤淺轉運之船也具得其稽索侵牟狀公笑曰吾分爲三番遞運則弊不得行矣已而果然嘗夜宿通惠河傳籌發運艘危坐難兩巨燭手漢書一冊風雪繞其鬚髯達旦不寢人望之曰高郵公真勞臣也明年召入爲國史院大學士管吏部尚書事

上時御南苑手脫所服冠以賜面命之公頓首出坐堂上進其屬問曰新舊人以名第需次者

幾何人曰千人矣椽史之以年勞在冊者幾何人
曰倍之矣問其循序爲注補曰員缺之汰也資歷
之有不相當也卽如是有十年之人而不得官也
問其設法爲疏通曰叅罰之多也開復之不易也
卽如是有十年之官而不得遷也公太息起曰是
安用我主爵者爲乃舉職掌所當釐正者分爲二
十疏杜門請假繕寫十日而始成奏旣上見者咸
服其精切蓋公天性彊于吏職能斷大事處之不
疑以吏部用人爲天下安危治亂之本上以協恭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四

同事外以厭伏羣情綱紀畢張苞苴抑絕卽下至
流品勾稽年贏月縮銓除移駁甲是乙非他人視
之叢蒼紛糾頭目眩瞶者無不吐決如流笑譚不
倦而公亦自此漸以病矣公病而尚方賜藥物
趣賦累詔不得已復出出而坐兄子科塲事責授
太常少卿未幾卽進左副都御史有意復嚮用之
而公竟病不起嗚呼斯可謂出身爲物以死勤事
之君子已公亦奚憾矣哉其或有不量公者曰古
稱得士可以後亡公之初節不可爲不用也何以

不能挽橫流救未造乎是不然山東亡命蟻起如
龍山滄浪淵諸賊天下之巨猾也公以一節挑三
百騎未浹月而收縛散遣之殆盡亦足以見其略
矣京師倚邊腹建牙爲犄角舊制額兵十萬有無
尚不能支乃抽調潰亡之後不復能軍廷議遂裁
一督師一保督三巡撫二巡治六鎮帥而獨留薊
督一官以任公子之以各路零星收拾之罷卒又
闕其一年之餉而以當駸駸渡河百萬方張之流
寇撩猛虎以空拳救燎原于杯水尚謂公力獨能
辦之然乎否乎撤寧前併山海以爲楮梧根本之
計此何等時也謀國者狐疑相杖公爭之數月猶
不見從賊大同圍急而後遣之故公以單騎十日
盡發關寧勁旅顛沛勤王去京師二百里而已無
所及若夫公之南還也柄臣不過資其空名而未
嘗假之實力然猶扼淮不可蹈海何之走單舸於
颶風鰐浪之中幾至觸石橫流妻孥破沒而後束
身歸命嗟乎世之不量公者固失之矣彼謂智者
覩危知變轉敗爲功又豈所以知公也哉羈旅登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五

朝非勳非舊遠受客卿之禮驟立羣僚之上苟
非盡瘁竭誠何以報恩塞責又自悼推遷興毀耻
以其餘生倖富貴庶幾乘機構會殫未死之力以
救濟元元是以出入數年焦形極敝此固公之自
待如此而其用心良已苦矣才大則磨斲自多名
高而牴牾亦甚公於是乎術輔其資道全其用有
寬厚愛人之德而議獄不厭其深詳有變通宜民
之方而守官必主於繩墨其意在別嫌疑擿隱伏
絕賓客棄親知取一切以自立於無過然後可以
保持善類調護艱難負方圓並畫之才逼膏火自
煎之勢靡事不爲繼之以死維

當宁以馭騏驥者利其銜策擇棟梁者善其斧斤
顛倒詘信妙於駕御而勞臣中壽奪我股肱宜乎
手詔爲之驚嗟而拊髀加之痛惜也偉業辱與

公游每見其酒酣脫帽顧盼風生詠嘲譚笑而語
不及私簡易威儀而望之增悚輒驚以爲莫能測
識及往問公疾公自言昔年經虎口葬魚腹瀕於
死者數矣

主上待我厚今犬馬氣衰便恐無緣酬答不覺涕泗橫流故今日執筆表公心事以告萬世其使王氏子孫知

朝廷所以保全先臣蹈戴無極而後入之過此者得此碑於苔侵石泐之餘摩挲捫讀論公之心而參攷於紀載必有爲之彷徨而懷嘆者斯於公亦可無負也已公生卒皆以己亥葬于其鄉之踣躄山而鄒趙兩夫人以 詔祔子七人孫六人餘在誌傳中公嘗割股肉以療親居喪稱死孝而高郵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七

大水捍災患有功皆其大節不可不紀嗚呼觀公於此二者則其爲

君國以不有其身又可得而知也爲之銘曰於赫三事徽音不顯允文允武王臣蹇蹇迺告圻父曰予腹心乃陟上宰左右一人錫之天閑爾亦千里駕我日車掉鞅不已維玉及璫垂帶以朝耀首有飾翠帽豐貂雲臺是圖憂公見貌于思于思遇天一笑亥有二首辰在降婁善于股肱箕尾以游追命舊勞大書深刻史臣作歌爰紀衮職淮水

方泂我公障之高城無恙我公相之下茲墨食公
其來思等神嶽嶽宰樹參差後千百年視此銘詩

梅村集三十一

八 神道碑銘



其來思等神嶽嶽宰樹參差後千百年視此銘詩
夫齋齊公朝之高城無恙我公相之下茲墨食公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永寧玉調張公神道
碑銘

世祖皇帝御極之十年兵部右侍郎張公鼎延夙
夜左右執事有恪
上憫其勤勞加恩賜金幣馳傳歸里公卿祖道於
長安門外都人以爲榮又六年公以病卒於永寧
之故第其子兗州太守瑄吏科都給事中璿泣而
言曰維我

國家天造之初卿貳大僚不敢遽以骸骨爲請有

梅村集二十一

神道碑銘
九

年至致事者輒留宿衛奉朝請於京師其蒙恩
予告有之自先臣始是不可以莫之紀也又三年
兗州服闋補淮安守而命偉業書公墓隧之碑謹
按張氏陝西同州人始祖仲文避兵徙洛之永寧
仲文以下六世諱士益緣其子中丞公貴得封中
丞公諱論仕至四川巡撫都御史以元配段夫人
生公公舉萬曆壬戌進士起家行人考選兵科劾
兵尚書霍維華以罪廷諍惠安伯張慶臻賄改勅
書及宣大總督張曉巡撫張三杰失事狀所言皆

施行當時推其讜直陞兵科都給事中在明季啓
禎之世蘭州土司奢崇明反連結水西中丞初按
蜀繼受任滇撫克遂前功先後收復四十七城拓
地二千里五峰山桃紅壩之捷馘其渠魁卽符蕩
定論功爲西南第一方中丞歸自按蜀以清卿居
里負知兵名而公被擢在省垣將吏勇怯軍機進
止皆其職所當執奏每在直中夜治文書參密畫
旬日不敢洗沐其劾張慶臻也 上怒慶臻勳舊
掌京營行金主書竄易詔草文華召對事連長山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相劉公鴻訓劉賢相其曲意慶臻有端受取事未
得考實公雖糾擿慶臻無所避終不欲傳 上怒
致大臣辟故與御史吳玉持論並劄正而公微爲
持平在廷服其知國體後於平臺數被引見敷奏
詳敏 上以爲能眷遇寔隆以中丞撫蜀子例不
得居諫職請避歸忌者撫其里居事蜚語聞左官
薄謫而中丞亦功成納節矣流寇之渡河而南也
首陷澠池盧氏次及永寧永山城不修礦盜亦動
邑無真令民皆搖心中丞卽巴渝之舊部邊宛雜

之嚴衝誓衆登陣捐金犒士天寒露止離風雪輒
瘥之患城全身瘁屬疾不起公時已從行人司副
再遷爲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職事修舉駸駸且
復嚮用旣奔喪成服伏闕上書曰臣父出定蠻方
還扞鄉里戮力兵間致於僵仆惟主上念葛亮
之渡瀘以勞定國憐子囊之城郢沒不忘君庶俾
先臣死骨不朽上省章嫌其稱譽過實下所司
按覈竟坐免官或以爲用事者因微文修舊郅非
盡出於上意也監軍道湯開遠好直諫嘗追訟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十一

公曰永寧鄉紳張論以死勤事不蒙優錄并其子
錮之熊耳以西塢壁以百數有不聞之解體乎閱
七年李自成再起中州先破宜陽永寧而雒陽遂
至不守公流離中條上形勢請於宜永之交如韓
城三鄉者宿重兵守要害山道阨陁可以益其吭
而弗出且曰臣爲親受譴不獲復奉闕廷敢因耳
目所及一陳滅賊之策永填溝壑終無所恨上
亦聽之然竟弗召也嘗憤中樞失策流涕告所知
曰嵩山綿亘三百里宜永當適中之地永有東西

二嶠之固尤足設險賊之出入秦豫磐于穿穴於其中始先人守永卽所以守維守維卽所以守中原當時不圖其功覆用爲罪出民憤歎入無鬪志賊勢披猖未必不繇於此嗟乎吾父子功罪已矣如國事何哉當自成破永公守南城事急主僕匿於堦井賊燭以炬弗見投之以石弗傷越兩日有一嫗來汲僕謀於公緣縋先上方及幕賊攜刃者至將加害嫗給言吾子也遂脫脫已嫗忽不見僕傳語其儕篝火井旁號公出之歸於溪源寨五日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中夜心動跨驢急行天明而跡者至報曰已去乃免公有井異記著其事文多不載公之免也宗人多死兩子幸無恙避地河北懷縣間行歸營中丞窀穸於故山中賊騎充斥公晝伏林莽夜穿窳穴葬畢仰天慟曰孤子自此可無憾矣汴梁之急也公建議秦兵雖奉詔來救賊銳甚未可爭鋒可駐師鞏縣扼虎牢之險爲持久及孫傳廷敗於柿園歸秦掃衆復出關自謂必勝公獨貽書戒勿輕敵宜修復維陽進戰退守出萬全之計迺吾謀適弗

用而明亦已亡矣兩河並覆郡邑受僞署誅鋤大
姓搜牢金帛公子弟被執彭考惴惴宗族之弗全
會 本朝受命大庇生民百度維新九品式叙公
用薦徵拜吏部驗封司郎中由驗封改考功管大
計是時天下新定長吏丞尉軍中以便宜除拜皆
白版假守年勞治行椽史輒去其籍莫得勾稽公
據典章覈流品浮僞必黜貪殘必懲奏免千有餘
人銓格以正甲戌分校禮闈所得士有至公輔者
累資晉太僕少卿換大理尋爲正陟侍郎於工部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十三

爲左於刑部兵部爲右階通奉大夫再進秩一等
禮遇視六卿蓋異數也其在大理刑部也屢決大
獄亭疑奏讞依於仁恕仍抗章舉正職業申嚴律
令不爲煩苛大者定僕區之法寬株送之條盛夏
請解出繫囚桀黠民妄指莊田詭勢自匿者必正
其欺謾至今奉爲絜令焉公爲人曉習文法在事
勤力鮮所回隱同列或語以受任日淺宜引嫌避
可否公搯擗出涕曰某遭本鄉傾覆生類殄盡提

攜細弱歸命

聖朝出虎口攀龍鱗際風雲脫湯火若不能出身
自効裨益萬分何以見陳許汝穎之士乎其居心
盡節如此中丞有別墅在金門山所產賃管篠簞
埒於江陵之橘成都之桑公之謝政歸田疇廬舍
次第整比於其間立家廟設義莊以尊祖收族服
則偕鎖少參諸公爲阡陌之游作五老圖自爲文
記之有勸之復出者笑弗應二子中外並歷顯仕
垂組揭節歸拜公於德里公與廉夫人慨然太息
曰吾出胥井之中上見烽火接天下見積屍撐距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十四

當此時未識軀命所在詎意今日骨肉復完鳴騶
夾道上先人之丘隴哉語曰知足不辱

聖主之優老臣恩不可以忘也公兄弟三人季曰
世延夫婦死于兵公撫其二孤城墮有恩紀廉夫
人視遇如所生人以爲難夫人事公母段太君以
孝內治肅飭先於公二年以沒公字慎之別字玉
調有文集二十餘卷墓在豐原之墟以廉夫人祔
子三人長瑄次璿也季取塲女三人孫男一挺之
孫女一餘詳在墓誌偉業聞活千人者必有封中

丞之討蘭州與水西也不多殺戮以侈首功不附
宦寺以趣賞率鬻人棘部可撫者撫之巴童竇女
無歸者歸之其仁恩結於蜀人猶宋之有張益州
焉黃巾禍亂食祿之家多見屠滅張氏子孫獨完
受其福嗚呼上下三十餘年觀公父子之際亦可
以知天道矣初偉業之識淮安君於浙也因吾友
張黃門枚菴以定交繼在京師得交吏垣君距今
十有餘年矣淮安友道敦篤契分特深熟聞公家
世行歷言之庶足改信茲以揭德樹旂爲屬容敢
用不文辭謹掇拾大者著之如右而系之以詩曰
金門之竹有琅玕上捎白雲下拂青鸞于焉宴
衍于焉考槃河水漣漪二嶠噴吮 篤生中丞功
著西土紹啓我公主闕是補誇誇在廷不如不吐
亂之始生載禦其侮 幡幡黃髮有勞實多覆曰
僭慝讒口則那心之憂矣涕泣滂沱人亦有言我
罪伊何 洛之竭矣乃穿我墉井之冽矣乃逃我
躬誰其擠之我是用急誰其拯之使我心惻 亂
其有定天降厥祐 王師徂征生民乃救

帝思耆德召置左右豈不懷歸竭蹶恐後 乃亞
司空乃貳司馬

帝曰汝勞錫之休假錦綺千純黃金百冶公拜稽
首歸永之野 飲此旨酒瞻望北邙哀我人斯何
辜流亡慙余一老歸焉永臧蒼蒼者天矢諸弗忘
伐彼篔簹爰作笙篳嘒嘒管聲薦我蘋藻凡爾
子孫不遐有詔神之聽之工祝致告 維厥祖是
承維先公是行鼎鼎及蕤刻茲令名如嵩與少不
騫不崩後千百年家以永存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十六

...

...

封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秦公神道碑銘

惟無錫秦氏遠有世序自宋龍圖閣直學士少游公十八世爲明少保南京兵部尚書鳳山公謚端敏端敏之仲子姚安守諱汴汴生邑文學諱楷楷生湯溪令諱廷默湯溪以吳孺人生府君諱重采字幼儀用子貴初封編修再封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元配華恭人生三子吾友補念舉乙未禮闈第一臚傳賜及第歷今官府君之冢嗣也邈國家天造之初遭風雲致公輔者多在大河以北我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十七

東南之人由制科進者先後衰然爲舉首然及其親之存者不過一二人而已當補念之首南官薦也族子對巖太史名在其亞人咸謂世德所致且曰此兩人皆有親是時

天子幸南苑親近儒臣數召問其父母幾何歲兄若弟幾何人補念進見便殿賜衣侍宴

上慰勞之者尤渥府君從其家貽書教誡補念相以示其同官余從班行中具聞之又五年

上擇侍從諸臣之才者試之以民事補念乃遷爲

監司爲臬長於浙西江右府君一再就養於邸中
兩地士民間其緒言退而攷其長之行事皆謂曰
信府君沒凡所以昭德焯聞者有狀有誄有幽堂
之銘補念偕其弟屬偉業書其墓碑余旣辭不獲
命則請書其孝友敦睦者曰君少孤說髦就位辟
踊如成人母病顛天減已算以代母喪在殯火作
搏顛號呼融風爲之反伯兄有倍年之長且晡間
起居細大必諮請待報兄中歲多故諍訟則相救
繇役則相助誅求則黽勉中分之疾病手自扶持

梅村集三

禮通碑銘
十八

口嘗藥以進居兄喪哀毀過禮上自世父下逮諸
子旁及於姑姊甥舅其事長也肅而和慈幼也柔
而正收族也信而睦一門中外貧者取給焉弱者
取力焉怨者取平焉先君之師資執友平生之同
學故人德施罔弗報也患難罔不恤也宗人之占
籍它邑者逋賦株累不忍別白以移之禍也書其
莊敬樂易者曰衣再浣食二簋而祭祀宴享必潔
必豐飭儉從絕干謁而公正是非不阿不撓稱心
直言忘形徒步無畦岸無齟齬無鈞距無町畦早

罷其公車義好爲小詞間出於博奕漫戲晚年善
病昇小輿以節勞觀引滿以當醉油油然落落然
也最君生平其闔門投轄留賓泥飲似陳孟公老
疾俱至興懷名山似宗少文預終制營生擴歌呼
其旁飾巾待盡似趙邠卿司空表聖雖然府君之
可書者盡於此乎予於秦氏同官也得備徵所聞
可書其細不書其大耶補念之在侍從也君以一
儒者扼腕時事見奏對務依於深刻歎曰堯舜在
上奈何稱說申韓補念之位執憲也前後多所乎

梅村集三十一

神祖碑銘
十九

反用仁愛寬恕以爲治有勸之立威嚴者君慨然
曰吾父令湯溪清前宰帑金之獄全活者衆家門
食報未必不繇於此吾子幸備官可誅殺立威名
乎潯陽將以事方卽訊聞君至操百鎰逆諸塗君
正色叱之曰若直安所事行金曲則安可以私故
廢大法若此者君之居心持已補念之泄政服官
徵諸家乘有神國故所以致忠而養志者胥於是
乎在何可弗書書其卒生癸卯沒戊申僅過乎中
壽也書其葬去赴告之六閱月其地侍郎灣也以

華恭人從恭人蚤亡由安人以再受贈命其賢有德也具家傳故不書不勝書也書其子長江西按察使鉞卽補念也寅仲也錄季也皆諸生孫八人曾孫三人孫以下何不名誌詳故碑可得而略也然則碑之所宜詳者尤在補念之孝乎孝經之言曰揚名安親名揚矣親不安不可謂之孝也往者翰林官俸入不足資所給輒寬其休假湯沐以便於定省今令甲獨否故有撥上第備近臣爲親者緣供億之闕憂其子爲子者爲門戶之艱念其親以地之遠而賦之惡惟江南爲特甚古制寬大臣有請外宋之館閣雖直學士以上猶乞一郡以養父母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世祖之內外並任者實倣舊典責吏治兼體臣子以優其私竊聞補念之迎養也將車都亭扶攜垂白長老聚觀郡邑畢至余在同官中爲愉焉太息曰吾輩之事其親有一日之寵如秦君者乎故今日刻君之神書吾友之孝而原本於君恩噫嘻此亦禮經意也爲之銘曰

奕奕淮海大放厥詞好是正直坎壈於時桓桓端
敏大顯丕績耆定四方載諸典冊維君也文不有
其名維君也才不有其勳左絃右壺笑傲白雲永
懷二人孝思無忝因心則愛篤我天顯動莫若敬
居莫若儉講信修睦守道樂善帝曰鑒哉錫以圭
璧薦之明堂籍用瑤席乃登法從乃作牧伯祿養
鼎鍾休假浣滌趨庭義訓曰圖報國昔人所重惟
兵與刑尚書秉鉞撻伐蠻荆好生不殺著有令聞
今君之子執憲以正仁恕廉平全彼民命弗替引

梅村集三十一

神道碑銘
二十一

之長保餘慶有隨者山有樞者泉春申谿澗泰伯
主田新阡襲吉卜云萬年爰作斯廟升歌鼓瑟我
牛我羊薦饗來格絃彼銘詩刻之樂石貽爾子孫
昭示無極

